

清代滿族作家詩詞選

張菊玲 關紀新 李紅雨

時代文藝出版社

DE 56/13

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

张菊玲

关纪新

李红雨

时代文艺出版社

1110264

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
QINGDAIMANZUZUOJIASHICIXUAN

张菊玲 关纪新 李红雨辑注

责任编辑：牟玉清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375印张 2插页 242,000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册

统一书号：10389·104 定价：2.50元

DEB 9/13

前 言

我国古典诗词在唐、宋两代取得过辉煌成就，因此，后世文学史家在评论中，对于清代诗词遂常常贬多于褒；而对于清代满族作家的诗词，更是除了纳兰性德之外，极少提及。显然，这与历史本来面貌不尽相符。为了实事求是地弄清楚清代满族作家的创作情况，我们向大家奉献这一部小书。

几年以前，当我们着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十分生疏的领域。为了发掘这些满族文学遗产，我们曾经四处奔走，多方寻访，从一些图书馆里，借出了不少被弃置在角落里而又积满了灰尘的线装书籍，当小心翼翼地翻阅这些随时都会因动作稍重而变成蛱蝶般碎片飞走的书页时，我们不禁深深感到，在广阔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里，这里至今仍然是一块未经垦殖的荒地！其中虽有某些“小片荒”已有人作过辛勤的耕耘，收获过可喜的果实，但是更多的还是足迹未到的荒野和林莽，甚至还有人们从未探索过的某些“禁区”，然而，只要我们在卷帙浩繁的典籍中稍加涉足，就会看到，这里同其他各民族的文学土地一样，也有丰富的矿藏，有不见经传的鲜花和小草……

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创造的民族。早在他们还处于文化落后，骑着马东征西讨的时候，满族中的杰出人物就已经开始注意努力学习汉族文化。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少年时代，曾经满怀雄心壮志广泛阅览各种汉文书籍，尤其喜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极力从中学习“谋略”^①。清太宗皇太极为了夺取全中国的最高统治权，除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外，还极力推行一系列尊崇儒家经典的措施，下令“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②这些满文译本的陆续印行，对于提高满族文化水平起了促进作用。清王朝定都北京之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必须推行儒家思想教育，于是，掀起了向汉族文化学习的热潮。朝廷专门设置了翻书房，“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类》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其深文奥义，无须注释，自能明晰，以为一时之盛。”^③八旗子弟在官学里，除善习骑射之外，更要学习满文、汉文，讲读《四书》等经典。而上层贵族则纷纷延请汉族名士教习自己的子弟，例如岳端为安和亲王子子，“其邸中多文学之士”、“安王因以命教其诸子弟，故康熙间宗室文风以安邸为最盛。”^④第一批用汉文进行创作的作家，就是从满洲贵族的王公大臣中产生的。

乾隆、嘉庆间汇编八旗诗集的铁保，介绍满族作家创作汉诗

① 《博物典汇》本卷二十四夷《奴酋》载：“奴酋稍长，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演义》、《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十六岁始出建地。”

② 魏源《圣武记》卷十三。

③ 昭槁《嘯亭续录》卷一。

④ 昭槁《嘯亭杂录》卷六。

的最初情况时说：“其时人才代兴，如敬一主人、鄂貌图、卞三元于天聪、崇德年间，究心词翰，开诗律先声，厥后源远流长，一倡百和……”^① 他所说的鄂貌图，是清太宗时满洲科目解元，在清代开国过程中屡立战功，每于征战之暇写诗抒怀，被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称作“满洲文学之开，实自公始”，成为最早以汉诗形式写作的满族作家。当然，毋庸讳言，这些来自白山黑水间的北方少数民族作家，进入诗坛的初期，模拟唐、宋诗词的失败之作是很多的；但是，也产生了不少成功的作品，它们无论从思想内容或艺术风格方面都有明显特色，从而给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输入了新的血液。

满族作家中首屈一指的大诗人，是人所共知的纳兰性德。他才华横溢，成绩卓著，蜚声词坛，既能写出情意婉转、缠绵悱恻的婉约词章，也能写出激昂慷慨、高亢哀厉的豪放词章。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北方少数民族诗人，纳兰性德在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还应是那些描绘北方民族生活的作品。“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浣溪沙·小兀喇》），生动地反映了吉林兀喇地区满族人民的习俗及松花江一带的特产。

“毡幕绕牛羊，敲冰饮酪浆”（《菩萨蛮》），典型地写出北方民族游牧生活的日常情景。纳兰性德还写了一首《采桑子·塞上咏雪花》，立意新颖，借物咏怀。他歌颂塞上的雪花是“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同时也是歌颂世居塞上苦寒之地的北方民族，歌颂他们所具备的朴直刚毅的性格。至于纳兰词中，那些打着鲜明的清初满族军旅生活印痕的名篇，更是脍炙人口：

^① 铁保《选刻八旗诗集序》。

如梦令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两首词写于一八六二年三月，纳兰性德随从康熙帝东巡时期。

“万帐穹庐人醉”，“夜深千帐灯”，意境多么壮美！这是新兴的清帝国军威的体现，是前人未曾选取过的宏伟画面，王国维赞之为“千古壮观”，并且进一步指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①王国维这番评论，可谓独具只眼，准确地道出了纳兰词独树一帜的卓越成就。

清初其它满族作家虽然风格各异，成就不一，但共同之处在于：都能把北方风光写进诗词里，并以自己特有的感受，从题材的开拓和意境的创造上，丰富了汉诗的表现力。例如岳端的“四野苍茫不见人，碧天如覆琉璃碗”（《中途口占》），偕同格的“天永塞鸿悲似笛，夜深霜月小如珠”（《京居杂兴》），都能以新颖的想象描绘北方的碧天与霜月。康熙帝玄烨《松花江放船歌》以歌行体挥写了“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浪花叠锦绣粲明”的诗句，气势开闳，运笔自然。赛尔赫的小诗《马上口占》：“苍崖白水驻残阳，夹道红云一迳长。九月黄花山下路，熟梨风过马头香。”四句话绘出苍崖白水，红云残阳，山路黄花，秋风梨香的北国秋色，富有一种粗犷直拙、豪放质朴的美，充满浓烈的北方民族特有的色彩与气息。长海的《枣花》，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

专咏北方常见的“大树小树家家开”的枣花，说它是高雅的茶糜花无法比拟的，这不仅是因为枣花有清新的幽香，还因为它能结成果实，“一斗可易十升米”为平民百姓充饥。长海从这种角度歌颂北方地区的名产枣花，也是以往作品不常见的构思。

北方民族骁勇善战，崇尚武艺，在清代初期，广大满族将士守卫边疆，为奠定祖国版图，为维护祖国的独立和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留下的爱国诗篇十分令人瞩目。康熙帝曾亲自出征，为完成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大业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在击败噶尔丹之后，他写诗说：“冲霄望见鹿头落，幕北已奏烟尘空。兹行永得息兵革，岂惜晓暮劳予躬。”（《自宁夏出塞，滨河行至白塔，乘舟顺流而下，抵湖滩河朔作》），充分表现了这位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有贡献的君主所具有的政治家气概。面对沙俄帝国的侵犯，为了祖国的安定统一，满族将士以誓死报国的精神驰骋疆场，他们的诗篇洋溢一种奋发昂扬、乐观向上的情绪。佛伦的《从军行》即是典型的代表作品：

神蛟得云雨，铁柱焉能锁！
壮士闻点兵，猛气怒掀簸。
赤土拭剑锋，白羽装箭筈。
矫首视天狼，奋欲吞么么。
鲸牙如可拔，马革何妨裹？
行色方匆匆，妻孥无琐琐，
送复送何为，别不别亦可，
亲朋劳祖饯，且立道之左。
请看跃骅骝，扬鞭追伙伴，
长天碧四垂，乱山青一抹，
大旆高飞扬，万马迅风火，
一鸟惊地飞，先驱者即我！

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疆域，比汉、唐全盛时期都大，这首诗中奋发向上的英雄气概，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同是《从军行》，这里却全无前人凄婉悲别的调子。这位整装待发的战士，听说点兵出征，表现出猛气填膺、气吞天狼的斗志；对于妻孥与亲朋的送别，则是“送复送何为，别不别亦可”，他要快马扬鞭，奔赴行军前列，最后一句“先驱者即我”的壮语，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类似的爱国诗篇，还有讷尔朴《厄鲁特侵犯哈密，檄调黑龙江成兵进剿，欲从戎，马不果，诗以志感》，诗中以“泥迹双丸驶，丹心一剑横”表达自己的慷慨壮志。何溥《述怀》诗中表明自己以身许国的决心说：“古来豪杰士，束发志请缨，扬威万里外，义重身命轻。”他本人亦确如诗中表述的志愿那样，在征讨噶尔丹战役中阵亡。清代初期满族诗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满族诗人进入诗坛的初期，面对浩如烟海的汉诗，有见识的作家能够做到一方面“转益多师”，努力学习前人；一方面又力戒因袭模仿，主张自己独立创造，通过诗词表达自己在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正是满族人民特有的生活经历哺育了自己的作家，清代初期一批诗人如纳兰性德、岳端、博尔都、何溥、讷尔朴、赛尔赫、长海等，都写作了不少具有明显民族特色的诗篇。其中纳兰性德最早获得高度成就，除了他个人才华之外，还得力于他有明确的诗歌创作主张。他曾经尖锐地批评明代学古而不能自立的诗风：“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①纳兰性德还专门撰写了论文《原诗》，详细说明自己的看法，针对清代初期的诗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年前

①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四。

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他坚决反对模拟、复古的创作，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如同他所主张的那样“人必好奇险伐山通道之事，而后有谢诗；人必有北窗高卧不肯折腰乡里小儿之意，而后有陶诗；人必有流离道路每饭不忘君之心，而后有杜诗；人必有放浪江湖骑鲸捉月之气，而后有李诗。”纳兰性德的纳兰词，也是他这个清代初年的满洲贵族青年特殊境遇和独特个性的产物。所以，不但描绘北方山川和军旅生活的词，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色；就是那些历来被人称道的缠绵悱恻的儿女情词，也绝非南唐李煜词的翻版，例如纳兰性德的《减字木兰花》（“相逢不语”）、《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南乡子·为亡妇题照》等，以白描的语言，吐露自己内心深挚的感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纳兰词所创立的浑朴纯真的艺术风格，对于清词中兴，起了极大作用。

清代初期的诗坛领袖王士禛，在康熙年间“太平盛世”，以达官兼名士的身份，提倡诗歌创作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对宗室诗人岳端、博尔都、赛尔赫、文昭等人的创作有较深的影响。这些诗人追求一种浑朴而冲淡的艺术情趣，其中包含着这批并不得势的宗室回避现实的消极成份。例如岳端的诗中带有一种超逸的味道，如《咏怀二首》中写道：“人世相纷争，纷争利与名，仆将利让人，树名思自荣，拥书或达旦，得句时夜兴。近好黄老言，颇知生死情，虚名复何益，日夕常营营，枯骨不借润，徒招人妒生。”表现一种看破利与名的虚无的黄老思想。另一首《竞渡曲》哀叹屈原的沉冤，无可奈何地说：“嗟呼！世途不可处，水底不可留，我劝大夫一杯酒，庶几醉乡还可游！”全然是不与黑暗势力抗争，得过且过的人生哲学。岳端能诗善画，在当时流行的作画题诗的风气里，他写过一组《题画绝

句》，其中《画葡萄》一首是：“曾闻诗胆大如天，请看狂生画亦然。乱点葡萄十数个，只求神似不求圆。”这种要求神似的文人诗画，体现了这位天潢贵胄的超然飘逸、落拓不拘的艺术风格。岳端的诗与画，以及这种“只求神似”的风格，对于后世的满族作家有着明显的影响。

文昭是岳端的侄孙，王士禛的“入室弟子”。他的诗歌创作极为丰富，当时曾有人用“神韵说”的理论评赞文昭的诗是“撷诸家之精华，其味在酸咸之外。”^①文昭虽为宗室，却辞爵家居，整日学道作诗。他曾在一首《自题写真》的题画诗中描绘自己是“乱头粗服葛天民，枯木寒灰漫浪身。我亦似渠渠似我，问渠端的是何人？”颇与他的叔祖岳端有相似之处，但是，二人又不全相同，文昭长期居住在京郊赵村，比较能够与普通百姓接触，并非超然现实之外，他留下了不少反映社会民情的诗篇。例如《八月》、《攘场》、《见城中少年》、《校猎行》等诗，能以简炼的笔墨，明白如画地描绘出康熙年间北京的风土人情。文昭有一首题画诗《题东峰二弟春郊步射小照》：

髻发高盘绿染油， 春风扇物手初柔。

挺身独立花阴下， 臂挂雕弓撚髯头。

诗人抓住画中人物的髻发高盘、臂挂雕弓等特征，传神地点染出善于骑射的满族青年的英姿风采。清代文人喜作“京师竹枝词”，文昭也有《京师竹枝十二首》，专咏一年十二个月中北京街头的不同景物，语言质朴，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给人一种亲切之感。例如写七月的北京：“坊巷游人入夜喧，左连哈达右前门。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岁中元似上元。”写十二月的北京：“催办迎年处处皆，四牌坊下聚俳谐。关东风物东南少，紫鹿黄

① 文昭《紫骥轩诗集》前王式丹序文。

羊叠满街。”这些不同的描写，是经过诗人留意选取的，每月都有带典型意义的景物，亦是弥足珍贵的民俗资料。文昭的诗少文饰，轻雕琢，尚真意，重古朴，具有清微朴老的风格，乾隆时蒙古族著名作家法式善称赞文昭的诗“健比牧之，清如坡老。”^①文昭可以算作纳兰性德之后，又一个较有成就的诗人。

二

清代中叶，我国诗坛流派众多，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都相当丰富。这时期的满族，早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民族，并且大都通用汉语、汉文了，故此，满人中吟诗联句之风也很盛行。乾隆时期著名的诗人袁枚介绍这时的情况说：“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②这种情景下，满人汉化程度日益加深，所写诗歌作品多数也和汉人诗词无甚区别，而整个满族文学，则已发展到了成熟的高峰时期。满族作家在小说创作中，获得了辉煌成就。在诗歌创作中，虽然类似清代前期那种具有北方民族特色的作品大大减少了，但是，由于满族作家特殊的地位与处境，他们诗歌的思想内容仍有独特意义，这些满族作家的作品着重暴露封建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日趋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的种种世态人情，表达他们内心的愤懑与不平，从而获得了较高成就，使他们在文学史上能够卓然独立。

乾隆间，有一批满洲官吏在外省任上，把自己所见所闻写成诗篇，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情况，描绘了各地的风光。德保的《广州将军邀阅水操》，记叙了作者在广州虎门观看水兵操练的情景，“年年会虎门，众志成城汤”，写出水兵们保卫海防的昂扬斗

① 法式善《梧门诗话》卷十二。

②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

志。全魁曾经奉命出使琉球，他的《自南台登舟泛海抵中山即事十四首》描绘出海上各种奇景。任过广东主试的博明，写有一组《與人言》，是以民歌形式记录广东與人艰辛劳动的诗歌，下面选录其中三段：

上连台，台高努力上复上，一级一尺，百级十丈。

痛彻于心，两脚掌。與中之人坐而仰。

上坡路，奔向前，下坡路，拽在后。前支足，后曲手。泥在身，汗覆首。一筒米，二钟酒，俟归来，养我母。

且歇，谁敢歇？官有紧事清晨发。张髯瞋目十走卒，行行若迟便打咄。

作者直接用與人口吻说话，通过明白流畅的语言，简短有力的节奏，真实地反映出與人所受到的剥削与压迫的痛苦情景。第一段，鲜明的对比，表示了贫与富的不平等；第二段，细致地写出了抬與劳动的艰苦，所得报酬的微薄；第三段，进一步揭示了與人所受官差的压迫。诗人以痛苦的心情为與人一唱三叹。

乾隆年间的满族文学中，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随着满汉文化交流的深入和满族文学的发展，在清王朝统治的中心北京，出现了一个满族作家群。他们是弘晓、弘杳、曹雪芹、和邦额、墨香、永忠、永璩、书减、敦敏、敦诚、庆兰、明义等人。诚然他们并不是近代有组织、有纲领的文学团体，我们所以称其为满族作家群，是因为他们在曹雪芹生前与身后的三十多年间，互相之间通过无数交错纵横的线索联系在一起，他们在人生观和艺术的追求上有不少共同之处，又都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分别在诗歌与小说创作上取得了不少成就。我们认为，这一作家群的出现，标志着满族文学迈上了自身发展的高峰，他们中间杰出的代表——曹雪芹，为中华民族贡献出堪称世界文学瑰宝的

《红楼梦》。

这一作家群和满洲上层贵族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皇权之争，从顺治间诸王与多尔袞之间的斗争，经过康熙间夺嫡斗争，又演成雍正帝与诸亲王之间的斗争，涉及的面愈来愈广。这一作家群中的不少人的父祖诸辈，皆属历次斗争中的失败集团：墨香、敦敏、敦诚，是在争夺王位失败后被赐自尽并黜了宗籍的阿济格的后代；永忠的祖父允禔曾被雍正长期禁锢，几濒于死，弘晓原袭爵位封为第二代怡亲王，后又被削爵；弘晅为永忠的堂叔，曾两次被贬；永恂、书诚则是闲散宗室。所以说，这些满族作家本人的生活，大都是失去轻裘肥马的显赫地位，没有施展才能的客观条件，因此他们只得远避名利场，淡于世事，追慕魏晋文人风度，并以佛道思想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于是，醇酒、妇人是他们痛苦的人生寄托；吟诗、作画、撰写小说是他们施展才能的人生追求。

永忠写过一首《过嵩山见神清室壁悬长剑戏作》：

笑君长缺光陆离， 日饮亡何空尔为？

怀铅提槧老蠹鱼， 行年四十犹守雌。

我少学剑壮无用， 英雄气短风月辞。

不如乞我换美酒， 醉歌《金缕》搏纤儿。

这首题为“戏作”的诗，在解嘲之中，反映出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永恂于十五岁时，就曾以善射名噪京城，可是已经到了四十岁，却仍然长剑悬壁、空无所用，只能在狂饮醉歌中打发时光。永恂自己也和了一首《重为长剑篇戏示耀仙兼以自嘲》，发出“学书学剑真徒劳”，只得“剑换美酒书换螯”的慨叹。他们这种情绪与清代前期宗室诗人岳端一脉相承，但是又绝非全然消极。这批没落的皇族，在追慕魏晋文人风度的醉酒狂歌中，流露了他们对人生的执着追求。这种共同的思想情绪，使这些人聚集

到一起了，敦敏曾经形容他们在一起醉酒狂歌时的情景是：“其中欢呼豪歌，杜少陵所谓‘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矣！”^①在醉酒之中，他们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可以傲视世俗。敦诚那首著名的《佩刀质酒歌》，即是酣畅淋漓地在醉酒狂歌中抒发曹雪芹和他对于黑暗现实的愤懑与不平。曹雪芹与敦敏、敦诚之间友谊极深，堪称知音。敦敏的《题芹圃画石》诗写道：

傲骨如君世已奇， 嶙峋更见此支离。

醉余奋扫如椽笔， 写出胸中块垒时。

这是一首一向为“红学家”们所珍视的诗。因为诗中极为深刻地说明了曹雪芹的思想性格，并给予了极高评价。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批满族作家在那噤不能言的时代，是怎样借醉酒，借诗中隐晦的典故，曲折地唱出了“盛世”的哀音。虽说这些作品已与汉族作家作品近似，但毕竟是那个时代这一满族作家群特殊的抗争形式；他们在诗与酒中，抒发了许多胸中郁闷难倾的“块垒”。

风流多情，是这一满族作家群多数人的另一共同特征。他们不愿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于是，或是去种花植草，表明自己的高洁；或是去醇酒妇人，标榜自己的多情。永鼐一生不得志，便在自家园中种植梅花，色香俱佳，每值花时，必邀请朋友赏花饮酒。为了种好梅花，永鼐颇费辛劳，敦诚曾经问他：“先生不亦劳乎？”永鼐回答说：“与其屈曲於人效奔走，何如为花所役耶！”^②这就是他们愿意过这种风流生活的最好回答。永鼐还象陶渊明那样喜欢菊花，以菊叶酿酒，名曰“彭泽春”，赠送给这些满族诗友，并写有《访菊》、《对菊》、《梦菊》、《簪菊》、

① 敦敏《敬亭小传》。

② 敦诚《鹧鸪菴笔墨》。

《问菊》组诗。庆兰是一个“家世簪缨，三代俱登宰辅”的贵公子，与这些潦倒的宗室不尽相同，但他却也和他们有共同的生活追求：他不愿做官，布衣终身，并且搬出大宅府第，独自居住在陋巷老屋种竹植兰，过着风流自在的生活。庆兰的诗，得到袁枚的称赞。他还写作了文言短篇小说集《萤窗异草》。明义与庆兰是好友，两人都和苏州伶官云郎交往，书信频繁，三人相互赠答的诗词多达四十余首。明义在《和似村题云郎词序韵》中，不无自翊地说：“钟情我辈人还几，拟共知音樽酒论。”这一作家群不少人都十分多情，敦诚曾赋香奁诗十二首，弘晓特意请人把它绘成图册，永忠的《嬉春古意册》专写闺房风雅，敦诚题序赞之为“好色而不淫”，永忠写诗给“爱读情诗”的墨香，称他是“年少风流”（《墨香索女儿香戏缀二首》）。这种风流多情自有没落贵族阶级的局限，但也算是一种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的表现。

很显然，生活在这一满族作家群的环境中的曹雪芹，思想与他们共通而又更为深刻。他把由盛而衰的家世、世态炎凉的感受、白眼世俗的孤傲性格以及半世中所见所闻的异样女子，全都一字一泪地写进了《红楼梦》之中。因此，这部小说的许多描写，都可以从这些满族作家生活中看到原来的素材；同时，曹雪芹又把这些内容升华到时代先进思想的高度，从而使《红楼梦》成为不朽的巨著。正因如此，曹雪芹的小说一脱稿，弘晓就组织人力抄写。明义、永忠看完《红楼梦》以后，知音激赏，写诗盛赞《红楼梦》。永忠说：“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在《红楼梦》刚刚问世不久，就能给予如此高度评价，于是，这部小说不胫而走，很快得以广泛流传，在我国古典小说史上堪称难得的文学现象。

乾隆间，袁枚提倡“性灵说”，强烈反对宗唐溯宋的复古、

拟古风气，提出“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学古人，何处著我？”^①主张“口头话，说得出便是天籁”^②，于是，乾嘉时期“性灵派”创作的一种语言明白流畅，形式生动活泼，抒发作者才能个性的诗歌十分流行。这一时期出现的满族诗人铁保，自然受到这种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但是，他又有自己独立的主见。铁保注意作家的主观性情和客观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认为“诗随境变，境迁则诗亦迁”^③，所以他反对复古、拟古，斥之为“拾前人牙慧，忘自己性情”。铁保这方面的理论与纳兰性德有共同处，并且进一步指出：“于千百古大家林立之后，欲求一二语翻陈出新，则唯有因天地自然之运，随时随地语语记实，以造化之奇变，滋文章之波澜，语不雷同，愈真愈妙。我不袭古人之貌，古人亦不能囿我之灵，言诗于今日舍此别无它法矣。”^④这种打破传统束缚，而又比较全面的理论，是比“性灵说”更加深入地论及到了生活是创作源泉的艺术规律。铁保还运用这一理论，分析自己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中写作的各自不同的诗篇。他的诗在学习前人基础上有所突破，题材和意境都有新的开拓和创造。晚年他谪戍新疆时的诗作，尤有特色。如《塞外听雨》：

一夜毡庐雨点粗，何人为觅引光奴？

晓来泼墨秋山上，欲写米家从猎图。

铁保以一个著名书法家兼诗人的独特艺术敏感，面对夜雨初晓的边塞风光，立即联想到可以绘一幅米家泼墨山水画，从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境界。他还写有《塞上曲》组诗，这本是前人写熟了题目，铁保却做到“我不袭古人之貌，古人亦不能囿我之

① 袁枚《续诗品·著我》。

②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二。

③ 铁保《梅庵诗抄自序》。

④ 铁保《续刻梅庵诗抄自序》。